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65-102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我們需要一個有關於條件句的統一新理論

王文方

中正大學哲學系
E-mail: wenfwang@hotmail.com

王一奇

中正大學哲學系
E-mail: lintonwang@ccu.edu.tw

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們將提出兩個關於條件句的新難題，而且論證幾個哲學上關於條件句的主流理論 (路易士、傑克森和史多內克的理論)對於這兩個難題所做出的答覆都不令人滿意。我們將在論證中指出，能夠解決這兩個難題的理論，必須也是一個同時能夠處理虛擬條件句及指示條件句的新理論。而我們將在論文的最後一部分提出這樣的新理論。

關鍵詞：指示條件句、虛擬條件句、觀點、可能世界語意論

投稿日期：96.5.17；接受刊登日期：96.12.21；最後修訂日期：96.9.20
責任校對：胡貴鳳、黃錦香、李珮華

壹、難題一：OK對句的難題

本文將第一個關於條件句的新難題稱為「OK對句的難題」。OK對句的難題源自於愛津頓 (Dorothy Edgington) (1995) 所稱呼的「OK對句」。以下為一對在條件句的討論中經常被引用的OK語句。^{1, 2}

(1a) If Oswald hadn't killed Kennedy, no one else would have.

(假如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那就沒有其他人會這樣做。)

(1b) If Oswald didn't kill Kennedy, no one else did.

(如果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那就沒有其他人這樣做。)

像 (1a) 這樣的語句，通常被歸類為虛擬條件句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而像 (1b) 這樣的語句，則通常被歸類為指示條件句 (indicative conditionals)。³ 直覺上 (1a) 這個條件句為真，而 (1b) 這個條件句為假。在陳述OK對句所引發的難題之前，讓我們先對條件句理論的相關背景做一簡單的介紹。

¹ 為了讀者們的方便，在以下所使用的英文例句，都附有中文翻譯。我們用「假如...會...」去翻譯虛擬條件句中的連接詞，而用「如果」去翻譯指示條件句中的連接詞。這樣的翻譯未必完全反映出英文的原意，但我們認為這些是中文裡最近似的用法。

² 這個例子來自亞當斯 (Earnest Adams) (詳見 Edgington, 1995: 237)。原先亞當斯所給的例子是：

(1'a) If Oswald hadn't killed Kennedy,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假如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也會有其他某個人這樣做。)

(1'b) If Oswald didn't kill Kennedy, someone else did.

(如果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那就是其他某個人做的。)

但為了讓這個例子和我們所要點出的第一個難題直接相關，我們對它略微作了一些更動。類似的例子亦見於路易士 (Lewis, 1973a: 3)、吉霸 (Gibbard, 1981: 223)、愛津頓 (Edgington, 1995: 237) 和班內特 (Bennett, 2003: 8)。值得注意的是，山佛 (Sanford, 1989: 78-79) 使用了與我們的 (1a) 和 (1b) 的例子去反對曲森 (Roderick Chisholm) 的一個原則，而這個原則相當於以下的 MOP*。

³ 有關於這兩種條件句在一般用法上的區別，詳見王文方 (2007)。

首先，一般而言，(1a) 和 (1b) 被認為有著相同的語句成分，因為 (1a) 和 (1b) 似乎也可以不加分別地寫成：⁴

(1a-1) If it were the case that Oswald didn't kill Kennedy, it would be the case that no one else did.

(假如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這件事真是如此，沒有其他人殺死甘乃迪這件事也就會是如此。)

(1b-1) If it is the case that Oswald didn't kill Kennedy, it is the case that no one else did.

(如果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這件事是真是如此，沒有其他人殺死甘乃迪這件事也是如此。)

由於英文中有許多類似 (1a) 和 (1b) 這樣具有相同成分的條件句，其一為真而另一為假。許多哲學家因而被引導去相信說，這兩種條件句有不同的真值條件；或者說，他們相信指示條件句中的語句連接詞 “If it is the case that . . . , it is the case that __” 和虛擬條件句中的語句連接詞 “If it were the case that . . . , it would be the case that __” 是兩種在語意上不同的連接詞。⁵ 持這個觀點的哲學家至少包括路易士 (David Lewis) 和傑克森 (Frank Jackson)。路易

⁴ 雖然以下的寫法在文法性上可能有點問題，在意義上也有些晦澀，但路易士 (1973a: 3) 仍然認為它們可以被看作是表達了相同的意思。

⁵ 英文中還有一種具有下述形式的條件句：

“If it is the case that ϕ , it will be the case that ψ .”

對這種類型的條件句之分類，學者間有著一些爭議存在。達德門 (Dudman, 1991) 認為它們與虛擬條件句在語意上是同一類，而兩者間的差別只在於後者是前者的過去式。但我們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幾位哲學家大概都會將它們歸類為指示條件句。值得注意的是，愛津頓 (1995: 239) 提出了幾個例子顯示：類似 OK 對句的現象，同樣會出現在虛擬條件句和上述形式的語句間，因而這些對句的存在似乎並不支持達德門的分類。

士在《違反事實條件句》(*Counterfactuals*) 一書中 (1973a: 3) 說到：「我不能宣稱我所給的是一個有關於條件句的一般性理論。如同亞當斯所觀察的，[上述的 (1a)]很可能是真的，而 [(1b)] 卻很可能是假的。」傑克森 (1991b: 129) 則說：「我以為區別指示條件句問題和虛擬條件句問題的例子是大家所熟悉的。它衍生自像[(1a) 和 (1b)]這樣的對句。」不過，也有一些哲學家認為，像 (1a) 和 (1b) 這樣的語句並不會迫使我們去區分兩種語意上不同的條件句或條件連接詞，這些哲學家包括史多內克 (Robert Stalnaker)、亞當斯和愛津頓。史多內克 (1991a: 142-143) 說，他對條件句所提出的「語意分析……乃是意圖去一般性地適用在條件句之上，不論說話者對前件或後件所採取的態度是什麼、他說出它們的目的是什麼，以及表達該條件句的文法語氣又是什麼。」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使用“>”這個符號去代表虛擬條件句中的“*If it were the case that . . . , it would be the case that*__”這個連接詞，而用“→”這個符號去代表指示條件句中的“*If it is the case that . . . , it is (or will be) the case that*__”。由於我們假設大多數的條件句有真假值，而亞當斯和愛津頓並不認為如此，為了讓問題的焦點更為準確，本文將不討論這兩位學者的觀點。⁶

虛擬條件句通常有假的前件，但並非所有前件為假的虛擬條件句都為真；因此，大多數的學者並不認為“>”和真值函數連接詞“ \supset ”有著相同的語意特性。而有鑑於我們對許多虛擬條件句和其前後件真假值的各種直覺，大多數的學者甚至進一步認為，“>”的語

⁶ 愛津頓 (1995) 傾向於認為虛擬條件句和指示條件句中的連接詞有著相同的意義，而這兩種條件句的差別主要在於時態上的差別。但愛津頓對於這個差別並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說明。此外，在愛津頓的理論中，無論是虛擬條件句或指示條件句都沒有真假可言，這和我們的主張並不相同。本文的目的是想在真值條件的理論下，發展出一個統一的、能夠克服 OK 對句和 IC 對句的理論。

意論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被等同於任何一個二位的真值函數。據此，哲學家多半認為“ \supset ”的真值條件語意論需要一個新的、有別於古典的分析方式，而一個常見的作法則是使用可能世界的語意論以分析這個連接詞 (Gabbay, 1972; Lewis, 1973a, 1973b; Nute, 1980; Stalnaker, 1991a, 1991b)。史多內克 (1991a) 甚至進一步主張使用相同的方式去分析日常語言中的指示條件句。相對於此，路易士 (1991) 和傑克森 (1989, 1991b) 則認為，古典上將“ \rightarrow ”等同於真值函數連接詞“ \supset ”的作法，至少在確定指示條件句的真值條件上是正確的，⁷ 我們並不需要對“ \rightarrow ”提供一個新的真值條件語意分析方式。

如果路易士和傑克森對條件句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的分析方式將會導致以下的結果。在路易士的分析下 (1973b: 10)，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supset \psi$ ”在世界 i 中 (非空地) 為真，若且惟若，至少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⁸ 由於路易士同時假定任何一個世界 i 都至少和其它的世界一樣相似於 i ，⁹ 因而這個分析的一個結果是，所有具有下列形式的語句都是必然為真的：¹⁰

⁷ 路易士 (1991) 認為“ \rightarrow ”和“ \supset ”在意義上是相同的，因而指示條件句與實質條件句的真值條件也是相同的。但傑克森 (1989) 認為這兩者在意義上並不相同，雖然它們在真值條件上相同。路易士後來接受了傑克森的這個看法。(見路易士 [1991] 之後記。)

⁸ 更正確地說，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supset \psi$ ”在世界 i 中為真，若且惟若，或者“ ϕ ”在 i 中不可能為真，或者至少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但為了本文的目的，我們可以忽略前一個條件。

⁹ 事實上，路易士假定每一個世界 i 都比其它的世界更相似於 i 。但為了本文的目的，我們只需要這一個較弱的假設。

¹⁰ 因為，如果“ $\phi \supset \psi$ ”在某一個世界 i 中為真而“ $\phi \supset \psi$ ”卻在該世界中為假的話，那麼 (由於“ $\phi \supset \psi$ ”為真) 就至少會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但由於“ $\phi \supset \psi$ ”在世界 i 中為假，因而“ ϕ ”在世界 i 中為真，而“ ψ ”在世界 i 中為假，而 i 本身就是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但 i 至少和其它的世界一樣相

MOP: $(\phi > \psi) \supset (\phi \supset \psi)$ 。

類似地，在傑克森的分析下 (1977: 17)，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 \psi$ ”在世界*i*中為真，若且惟若，所有「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antecedently reasonably-close) 於*i*的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¹¹ 如果我們假設任何一個 ϕ -世界*i*都至少跟其它的 ϕ -世界一樣地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於*i*，¹² 那麼，這個分析的一個結果同樣是：所有具有MOP形式的語句都會是必然為真的。¹³

似於*i*，所以不會有任何一個 ϕ - ψ -世界能夠比所有的 ϕ - $\sim\psi$ -世界 (包括*i*) 都更相似於*i* (矛盾)。因此，任何具有 MOP 形式的語句在任意的可能世界*i*中都會是真的。

¹¹ 此處，「合理地」這個概念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傑克森並沒有打算精確地去定義它；因而，對於「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近似」於*i*的 ϕ -世界這一概念的說明將有一定的困難。不過，我們可以透過傑克森所使用的另一個概念去理解它。令 Ta 是某個虛擬條件句的前件“ ϕ ”發生的時間，傑克森 (1977: 9) 定義「在 (ϕ 發生) 之前最近似」於*i*的 ϕ -世界是這樣的一些 ϕ -世界：(1) 它們在 Ta 當時和之後的因果律與*i*在 Ta 當時和之後的因果律相同；(2) 在它們 Ta 時間切片 (time-slices) 中的特殊事實最近似於*i*的 Ta 時間切片中的特殊事實；以及 (3) 它們在 Ta 之前的特殊事實與*i*在 Ta 之前的特殊事實完全相同。現在，要獲致「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近似」於*i*的 ϕ -世界這一觀念，我們只需要將 (2) 中的「最近似」這一片語改為「合理地近似於」就可以了。

¹² 傑克森本人並沒有明白地強調這一點，但從前述對於「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近似」於*i*的 ϕ -世界這一概念的定義來看，他應該要這樣假設。但事實上，問題可能比這裡所說的要再複雜一點，因為傑克森區分了兩種虛擬條件句：向前的 (forward) 和向後的 (backward) 虛擬條件句，並分別為它們說明了在什麼條件下一個世界算是「在 (ϕ 發生) 之前最近似」於*i*的 ϕ -世界。前一個註腳中的定義所針對的，乃是向前的虛擬條件句。不過，不論是哪一種虛擬條件句，從傑克森所給的定義我們都不難推論出：每一個 ϕ -世界*i*都至少跟其它的 ϕ -世界一樣，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於它自己。

¹³ 因為，如果“ $\phi > \psi$ ”在某一個世界*i*中為真，那麼，所有「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於*i*的 ϕ -世界都會是一個 ψ -世界。現在，如果*i*本身是一個 ϕ -世界，那麼，由於*i*至少跟其它的 ϕ -世界一樣，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於*i*，因而*i*會是「在 (ϕ 發生) 之前合理地相似」於*i*的 ϕ -世界中的一個。因此，*i*會是一個 ψ -世界而“ $\phi \supset$

問題是，如果如同路易士和傑克森所認為的，古典上將“ \rightarrow ”等同於真值函數連接詞“ \supset ”的作法，至少在確定指示條件句的真值條件上是正確的，那麼，所有具有下列形式的語句也都會是必然為真的：

$$\text{MOP}^* : (\phi > \psi) \supset (\phi \rightarrow \psi)。$$

然而，在我們的例子中 (1a) 為真而 (1b) 為假，因而“(1a) \supset (1b)”為假。但“(1a) \supset (1b)”顯然是 MOP* 的一個反例！事實上，還有許多的 OK 對句是 MOP* 的反例。而這個來自於 OK 對句對 MOP* 的挑戰就是我們所宣稱的 OK 對句的難題。這個難題挑戰了路易士和傑克森對於條件句的理論。

表面上看來，由於史多內克並不認為將“ \rightarrow ”等同於真值函數連接詞“ \supset ”的作法是正確的，因而他的理論似乎不必面對這個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史多內克並不將“ \rightarrow ”等同於“ \supset ”，但他並未區分兩種語意上不同的條件句；對史多內克 (1991b: 35) 來說，不論是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 \psi$ ”還是一個指示條件句“ $\phi \rightarrow \psi$ ”，它們在世界 i 中為真，若且惟若，“ ψ ”在最相似於 i 的那一個唯一的 ϕ 世界當中為真。根據這樣的真值條件，對於任何兩個有著相同前後件、但卻分別具有“ $\phi > \psi$ ”和“ $\phi \rightarrow \psi$ ”形式的條件句來說，它們在任何一個世界當中的真假值總是一樣的：或者它們在其中同為真，或者它們在其中同為假。而這個語意論的一個結果是：MOP* 仍然會是一個必然的真理語架。但我們剛才說過，直覺上 (1a) 為真而 (1b) 為假，因而“(1a) \supset (1b)”構成史多內克理論的一個明顯反例。

ψ 會在其中為真。而如果 i 本身不是一個 ϕ 世界，那麼，“ $\phi \supset \psi$ ”在 i 中仍然會為真。因此，任何具有 MOP 形式的語句在任何的可能世界 i 中都會是真的。

讓我們把 OK 對句的難題稍微整理一下。OK 對句的難題可以從以下的三個條件所導出。

- (A) 每一個世界 i 都至少和其它世界一樣相似於它自己，或者，每一個 ϕ 世界都至少和其它的 ϕ 世界一樣合理地相似於它自己；
- (B) 每個指示條件句都與具有相同前後件的實質條件句，或虛擬條件句有著相同的真值條件；以及
- (C) 路易士、傑克森、或史多內克對虛擬條件句所做出的分析是正確的。

基於 (A)、(B)、及 (C) 三個條件，MOP* 是一個必然的真理語架，類似於 (1a) 和 (1b) 的 OK 對句則成為挑戰 (A)、(B) 或 (C) 的反例。

貳、對 OK 對句難題的可能答覆

不論是路易士、傑克森還是史多內克，可能都不會認為 OK 對句真的挑戰了他們的理論。他們大抵會堅持說，上述的 (A) 至 (C) 都是正確的，因而 (1a) 和 (1b) 不應該成為 MOP* 的反例。雖然在他們的著作裡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直接回答 OK 對句所引起的問題的談話，但從他們對其它問題的談論中，我們還是不難推測出他們將如何回答我們在這裡所提出的問題。首先，讓我們看看路易士和傑克森。

在企圖去「解釋掉」(explain away) 「 $\sim\phi$ ；因此， $\phi \rightarrow \psi$ 」以及「 ψ ；因此， $\phi \rightarrow \psi$ 」這兩個推論形式所面對的反例時，路易士 (1991) 和傑克森 (1989, 1991a) 同樣訴諸了真值條件和可斷說度 (assertability) 之間的區分。對他們來說，任何兩個分別具有 “ $\phi \rightarrow \psi$ ” 和

“ $\phi \supset \psi$ ”這兩個形式的語句總是具有相同的真值條件，但它們卻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可斷說性。一般說來，一個語句的可斷說度是依照 (goes by) 其主觀機率來決定的，因而 “ $\phi \supset \psi$ ” 的可斷說度是依照 “ $\sim\phi \vee \psi$ ” 為真的主觀機率來決定，但 “ $\phi \rightarrow \psi$ ” 的可斷說度卻是依照 $\Pr(\psi/\phi)$ 的條件機率來決定。¹⁴ 根據路易士和傑克森，“ $\phi \rightarrow \psi$ ” 的可斷說度之所以依照 $\Pr(\psi/\phi)$ 的條件機率、而非依照其主觀機率來決定，那是由於某種「葛來思式的意味」(Gricean implicature) 的緣故。由於當 “ $\sim\phi$ ” 或 “ ψ ” 具有高度的可斷說度時， $\Pr(\psi/\phi)$ 的條件機率未必總是相當地高，因而上述那兩個推論形式未必總是可斷說度保存的 (assertability-preserving)，儘管它們在論證形式上是真值保存的。但這種葛來思式的「意味」究竟為何？路易士原先認為它是對話上的 (conversational) 意味，¹⁵ 但傑克森則認為那是一種語意約定上的 (conventional) 意味。¹⁶ 路易士後來大致接受了傑克森的看法。¹⁷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說法引申到OK對句所引起的問題上，那

¹⁴ 更正確地說，傑克森認為 “ $\phi \rightarrow \psi$ ” 的可斷說度是依照 “ $\sim\phi \vee \psi$ ” 為真的主觀機率和 $\Pr(\sim\phi \vee \psi/\phi)$ 的條件機率來決定。但由於後者等同於 $\Pr(\psi/\phi)$ ，而且前者總是高於後者，因而我們也可以簡單地說，“ $\phi \rightarrow \psi$ ” 的可斷說度是依照 $\Pr(\psi/\phi)$ 的條件機率來決定。

¹⁵ 路易士 (1991) 原先認為該可斷說度是三個因素的函數：“ $\sim\phi \vee \psi$ ” 的主觀機率、該斷說的無意義性 (pointlessness) 以及該斷說的誤導性 (misleadingness)；而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 $\phi \rightarrow \psi$ ” 的可斷說度等於 $\Pr(\sim\phi \vee \psi) - \Pr(\sim\phi) \times (\Pr(\sim\psi \& \phi) / \Pr(\phi))$ ，而這個計算的結果又等於 $\Pr(\psi/\phi)$ 。

¹⁶ 傑克森 (1991a) 認為指示條件句這種語言上的設計，主要是用來標示說：相對於 “ ϕ ” 而言，“ $\phi \supset \psi$ ” 是「堅固的」(robust)；亦即： $\Pr(\sim\phi \vee \psi)$ 和 $\Pr(\sim\phi \vee \psi/\phi)$ 相當接近，而且都相當地高。(一般而言，B 相對於 A 來說是堅固的，若且惟若， $\Pr(B)$ 和 $\Pr(B/A)$ 相當接近，而且都相當地高。)

¹⁷ 詳見路易士 (1991) 的後記。路易士的這個轉變，主要是受到了傑克森 (1991a) 的批評所導致的。但基於篇幅的理由，我們無法在此詳細談論這些批評。

麼，我們認為，他們最可能的答覆是堅持：(1a) 事實上是真的，而且 (1b) 事實上也是真的。因而我們沒有一個MOP*的反例。根據這個選擇 (1a) 之所以事實上為真，那是因為至少有一個奧斯瓦在其中沒有殺死甘乃迪、也沒有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會比所有奧斯瓦在其中沒有殺死甘乃迪、但卻有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來得更相似於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並不是後者當中的一個。但 (1b) 為什麼會事實上為真呢？實際上奧斯瓦殺了甘乃迪，而指示條件句又與實質條件句具有相同的真值條件，單單這兩件事便足以保證 (1b) 為真。但我們對於 (1b) 為假的直覺又該如何解釋？顯然，如果路易士和傑克森採取這個答覆，他們會訴諸於可斷說度這個概念：我們之所以 (誤) 認為 (1b) 為假，那是因為 (1b) 具有低可斷說度的緣故。而 (1b) 之所以具有低可斷說度，那是因為給定奧斯瓦並沒有殺死甘乃迪，沒人殺了甘乃迪的機率是相當低的。¹⁸

在我們看來，上述的答覆有著一些不可欲的結果。首先，是不是所有針對將“ \rightarrow ”等同於“ \supset ”這樣的看法所發現的反例，都可

¹⁸ 當然，我們在此假設的是奧斯瓦事實上殺了甘乃迪。但如果奧斯瓦事實上並沒有殺死甘乃迪，而是別人殺了甘乃迪呢？在這個情況下，路易士和傑克森似乎可以較為可信地去論證說：(1a) 和 (1b) 二者同樣為假。(1b) 之所以為假，那是因為它的前件事實上為真，而其後件事實上為假的緣故。但如果這些是事實，那麼，路易士和傑克森可以繼續論證說，在這個情形下 (1a) 應該是假的而不是真的。因為，如果有人事實上殺了甘乃迪但這個人卻不是奧斯瓦，那麼，就算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仍然會有人殺了甘乃迪。或者，用路易士的話來說，如果有人事實上殺了甘乃迪但這個人卻不是奧斯瓦，那麼，在那些最相似於現實世界而且在其中奧斯瓦並沒有殺死甘乃迪的世界中，至少會有一個是（比方說，現實世界就是其中的一個）甘乃迪被殺了的世界。因此，並不存在一個奧斯瓦在其中沒有殺死甘乃迪、也沒有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會比**所有**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但卻有其他人殺了甘乃迪的世界會更近似於現實世界；(1a) 因而應該為假。所以，“(1a) \supset (1b)”事實上並不是假的，而是真的，而我們並沒有一個 MOP* 的反例。

以相同的方式去解釋掉，是一件可疑的事情。¹⁹ 其次，路易士和傑克森都假設，指示條件句“ $\phi \rightarrow \psi$ ”的可斷說度是依照 $\Pr(\psi/\phi)$ 這個條件機率來決定。但事實上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懷疑這個假設是否正確。²⁰ 再來，這樣的答覆要求我們去修正原先對(1b)的真假所具有的信念，因而是修正式的(revisionary)。我們認為(1b)的例子並不能類比於傑克森所舉的其它例子，比方說「A但是B」的例子。對許多「A但是B」這樣的語句來說，我們的確有很強烈的直覺說它們為真，儘管具有很低的可斷說度，因而對這類語句提出一個真值條件與可斷說度分家的說明是必要的。但對於像(1b)這樣的語句，我們認為它們為假和不可斷說的直覺卻同樣強烈，因而在這類語句間區分真值條件與可斷說度分家的說明很可能是專職的(ad hoc)。最後，如果我們果真依據他們的理論去修正這些信念，那我們也就因而喪失了區分兩種語意上不同的條件句的重要動機。畢竟，這個區別的重要動機之一來自於我們對於(1a)和(1b)在直覺上所具有的真假值的差異。當然，路易士和傑克森會回答說，這樣的動機仍然可以來自於我們對像這樣的語句所具有的直覺：

(1'a) If Oswald hadn't killed Kennedy,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假如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也會有其他某個人這樣做。)

(1'b) If Oswald didn't kill Kennedy, someone else did.

(如果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那就是其他某個人做的。)

¹⁹ 比方來說，高克(Gauker, 2005: 132)提到「 $\sim(\phi \rightarrow \psi)$ ；因此 $\phi \& \sim\psi$ 」這個論證形式。在路易士和傑克森的理論下，這是一個有效的論證形式，但我們似乎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反例。高克論證說，路易士和傑克森無法訴諸於可斷說度去解釋掉這些反例。基於篇幅的緣故，我們將不會在這裡重複這些例子和論證。

²⁰ 高夫曼(Kaufmann, 2004)提出了一些反例去證明說，條件句的可斷說度並非總是等同於相關的條件機率。由於這些例子描述起來相當佔篇幅，所以我們將不會在這裡重述這些例子。

前者在直覺上為假而後者在直覺上為真。但我們會納悶，為什麼我們應該尊重自己對 (1'b) 的直覺，卻去修正我們對 (1b) 的直覺呢？何況，正如同愛津頓 (1995) 所暗示的，這兩者的差異同樣可以訴諸於條件機率在不同時間的差別（或如我們在後面將會說到的，訴諸於觀點上的差異）來加以說明：我們可以說，給定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有人會去殺死甘乃迪的機率，在甘乃迪被刺殺前是相當低的（因而 [1'a] 是不可被斷說的），但在現在則是非常高的（因而 [1'b] 是可被斷說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合理地去說明 (1'a) 和 (1'b) 的差異，那麼，無論是 (1a) 和 (1b)，還是 (1'a) 和 (1'b)，都不會提供我們一個去區別兩種語意不同的條件句的理由。最後，一個假定歧義並區分兩種語意論的理論，在方法論上，總不如一個不假定歧義而且只有一種語意論的理論。而如果我們有一個有關於條件句的理論，既可以保持我們對 (1a) 和 (1b) 以及 (1'a) 和 (1'b) 的直覺，又可以不必假定有兩種語意上不同的條件句，這樣的理論總是值得去追求的。

史多內克同樣沒有直接考慮 (1a) 和 (1b) 所引起的問題。但在說明為什麼「 ϕ 或 ψ ；因此， $\sim\phi \rightarrow \psi$ 」是一個看起來合理、但在其語意論中無效的論證時，史多內克訴諸了脈絡和預設 (presupposition) 這些觀念。根據史多內克 (1991a: 141)，預設是對話的參與者所具有的共同知識、或所假設的共同知識。史多內克認為，虛擬條件句和指示條件句具有相同的語意論，而它們之間的差別是語用的。指示條件句一個語用上的限制是：在為指示條件句選擇最近似現實世界而且前件為真的世界時，我們只能選擇某一個預設仍然成立的世界、或在脈絡中的世界；但對於虛擬條件句，我們則被允許暫時停止這些預設。由於在為“ $\sim\phi \rightarrow \psi$ ”選擇最近似現實世界而且“ $\sim\phi$ ”為真的世界時，我們只能選擇“ ϕ 或 ψ ”（這是上述論證形

式的預設) 為真的世界，因而這個被選擇出來的世界一定會是個“ ψ ”為真的世界。因而上述的論證是合理的 (reasonable)。²¹ 但邏輯的有效性是抽離於脈絡之外的，因而合理的論證未必是有效的論證。²²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說法引申到OK對句所引起的問題上，那麼，我們認為，史多內克最可能給出的答覆是堅持：純粹就語句的語意內容來看 (1a) 和 (1b) 事實上都為真。而這是因為在最近似於現實世界的那一個唯一的、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的世界中，並沒有人殺死甘乃迪。因而我們並沒有一個MOP*的反例。但我們對於 (1b) 為假的直覺又該如何解釋呢？顯然，如果史多內克採取這個答覆，他會訴諸於預設這個概念：在一般的脈絡下，藉著 (1b) 所做出的斷說為假，而這是因為 (1b) 在甘乃迪是被刺殺而死的預設 (共同知識) 下是不應該被接受或不合理的，在這個預設下所挑選的世界是一個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但卻有其它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²³

我們相信，史多內克的這個答覆同樣有一些不可欲的結果。首先，史多內克語意論中的唯一性假設 (unique assumption)²⁴ 與極限

²¹ 根據史多內克 (1991a: 138)，一個論證是合理的，若且惟若，在每一個其前提能夠被適當地斷說或假設的脈絡中，一個人不可能接受該論證的前提卻不去接受該論證的結論。

²² 但高克 (2005: 143-161) 論證說，史多內克的這個論證並不成功。由於高克的論證涉及太多技術上的細節，所以我們將不在這裡重複它。

²³ 當然，他的另一個選擇是說 (1a) 和 (1b) 兩者同樣為假，而這是因為在最近似於現實世界的那一個唯一的、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的世界中，仍然有人殺死甘乃迪。但這個選擇會使他在解釋為什麼我們對 (1a) 的直覺不同時，變得更困難些。史多內克使用預設去解釋何以我們對指示條件句真假值的直覺不同於他理論上的結果，他並沒有使用相同的概念去解釋何以我們對虛擬條件句真假值的直覺不同於他理論上的斷說。

²⁴ 這個假設是說：對於任何的世界 i 和任何可能為真的語句 ϕ 來說，都剛好有一個最

假設 (limit assumption)²⁵ 都受到適度的質疑 (Lewis, 1973a)，而我們相信這些質疑基本上是合理的。²⁶ 其次，是否所有直覺上的反例都可以使用預設來加以說明是可疑的。對史多內克來說，當我們使用指示條件句時，語用上的限制會要求我們繼續保存我們的共同知識，但當我們使用虛擬條件句時，則沒有這樣的限制存在。許多例子似乎正好呈現了相反的現象。舉例來說，²⁷ 我們共同的知識之一是凱薩在西元前四十八年時擊敗了龐培 (Pompey) 將軍。現在考慮下面這兩個條件句：

(2) If historians had reported the date of Caesar's victory as 50 BC, they would have been wrong .

(假如歷史學家報告說凱薩的勝利日期是西元前五十年，他們就會是錯誤的。)

(3) If historians do report the date of Caesar's victory as 50 BC, then we are wrong in giving it as 48 BC.

(假如歷史學家的確報告說凱薩的勝利日期是西元前五十年，那麼，我們說它是西元前四十八年就會是錯誤的。)

直覺上 (2) 和 (3) 這兩個語句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語句。但爲了要接受 (2) 這個虛擬條件句，我們必需保存凱薩在西元前四十八年擊敗龐培將軍這個預設；而爲了要接受 (3) 這個指示條件句，我們則必需放棄這個預設。這些例子顯示出史多內克對 (1b) 所做出的解釋是不正確的。第三，虛擬條件句與指示條件句明顯有著動詞語態

近似於 i 的 ϕ 世界。

²⁵ 這個假設是說：對於任何的世界 i 和任何可能為真的語句 ϕ 來說，都至少有一個最接近於 i 的 ϕ 世界。唯一性假設蘊涵極限假設，但反之不然。

²⁶ 詳見王文方 (2007: 153-160)。

²⁷ 這個例子來自傑克森 (1991b: 132)。讀者不難從這個例子推想出其它的例子來。

(modes) 上的差別，如果這個差別顯示的是語用上差別，那麼，我們應該能夠在別的英文語句中找到相似的約定設計，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這顯示了，史多內克對這兩種條件句之間差異的說明很可能是專職的。而這似乎也顯示，這兩者的差別其實是在語意上，而非在語用上。最後，一個雖不假定歧義但訴諸語意論和語用論兩種成分的理论，在理論性的優點上，總不如一個既不假定歧義也只訴諸於語意論的理论。而如果我們有一個有關於條件句的理论，既可以保持我們對 (1a) 和 (1b) 的直覺，也不假定有兩種語意上不同的條件句，更不訴諸於語用的特性去說明 OK 對句的差別，這樣的理论將會比史多內克、路易士或傑克森的理论都來得更值得追求。

綜合以上所言，我們有理由相信 OK 對句挑戰了 (A)、(B) 或 (C) 的恰當性。我們建議不應該去懷疑 (A)，因為 (A) 在任何對「相似性」或「合理的相似性」的適當分析下，似乎都是一件應該被接受的事情。當然，為了避免 OK 對句所帶來的困擾，我們可以選擇去拒絕 (B) 而去接受 (A) 和 (C)。但這樣做的一個結果是：我們必須區分兩種在語意上相當不同的條件句，並為其中的一種——指示條件句——提出一個新的、有別於路易士、傑克森或史多內克所主張的分析方式。雖然這樣的選擇並不是不可能，²⁸ 但我們認為它有一個重要的缺陷：它假設了不必要的歧義。²⁹ 而如果我們既不去懷疑 (A)，又不去拒絕 (B)，那麼，一個合理的結論似乎是：我們需要一

²⁸ 比方說，吉霸 (1981) 就是一個這樣的理论。吉霸認為，可能世界的語意論對虛擬條件句來說是正確的，而亞當斯的機率型分析則對於指示條件句來說是正確的。由於亞當斯並不認為指示條件句有真假值，所以我們不在本文中討論他的觀點。連帶地，我們也將不去討論吉霸的觀點。

²⁹ 試參考史多內克 (1991b: 41) 所說的這段話：「對於某個概念在許多脈絡中的行為所提出的一般性解釋，如果它避免了去分割意義和說明，那將會是一個符合熟悉科學類型的解釋，在其中看起來不同的表面現象被看作是源於某個共同的根源。」我們在第五節中將試著提出這樣的解釋。

個不同於前述理論的、有關於虛擬條件句（或有關於虛擬條件句以及指示條件句兩者）的新理論。

參、難題二：IC 對句的難題

在發展一個更進一步的條件句理論之前，我們將先考慮在（王文方、王一奇，2007）中對虛擬條件句提出的一個難題，我們將這難題稱為「IC 對句的難題」。IC 對句的難題源自於所謂的「IC (inconsistent consequent) 對句」。以下兩組句子為 IC 對句的範例，而這兩對語句在直覺上都為真。³⁰

(4a) If New York City were in Georgia, New York City (as well as the rest of Georgia) would be in the South.

(假如紐約市是在喬治亞州內，紐約市 [以及喬治亞州的其它部分] 就會在南方。)

(4b) If Georgia included New York City, Georgia would not be entirely in the South.

(假如喬治亞州包括了紐約市，喬治亞州就不會完全在南方。)

(5a) If Superman were I,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fly.

(假如超人是我，他就不會飛。)

(5b) If I were Superman, I would be able to fly.

(假如我是超人，我就會飛。)

IC 對句的特性是：

(a) 每一個句子的前件都是可能為真的語句；³¹

³⁰ (4a)、(4b) 及 (5a)、(5b) 源於古德曼 (Goodman, 1947) 中的例句。

³¹ 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何前件可能為真的語句才會造成問題？以及 (5a) 和 (5b) 是

- (b) 每一對 IC 對句中的語句有著邏輯上等值的前件，而在前件為真的世界中，IC 對句的後件不可能同時為真。也就是說，IC 對句的後件相對於前件是互不一致的（我們說，Y 與 X 相對於 Z 不一致，若且惟若 $(X \& Z) \supset \sim Y$ ）；但是
- (c) IC 對句為直覺上皆為真的語句。

所謂 IC 對句的難題可以簡單陳述如下：**乍看之下**，沒有一個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討論過的語意論**本身**，能夠讓任何 IC 對句同時為真。

例如，在史多內克的語意論中，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 \psi$ ”在世界 i 中為真，若且惟若，“ ψ ”在最相似於 i 的那一個唯一的 ϕ -世界當中為真。但如果“ ψ ”在最相似於 i 的那一個唯一的 ϕ -世界當中為真，那麼，任何一個與“ ψ ”相對於“ ϕ ”不一致的語句“ χ ”，都不可能在那個世界當中為真，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的 IC 對句能夠在任意的可能世界中同時為真。類似地，在傑克森的語意論中，一個虛擬條件句“ $\phi > \psi$ ”在世界 i 中為真，若且惟若，**所有在**（ ϕ 發生）之前合理地相似於 i 的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但如果**所有在**（ ϕ 發生）之前合理地相似於 i 的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那麼，任何一個與“ ψ ”相對於“ ϕ ”不一致的語句“ χ ”都不可能在那個如此合理相似

否前件可能為真？在路易士、傑克森和史多內克的虛擬條件句理論中，所有前件不可能為真的虛擬條件句都是空地為真。因而前件不可能為真的 IC 對句對它們的理論並不產生問題。後一個問題涉及形上學的爭議，而這是我們不想在此討論的問題。如果讀者懷疑 (5a) 和 (5b) 的前件不可能為真，他們可以使用以下例子取代。假設在一般標準下 A 和 B 都算是小的事物，但比它們大十倍的事物卻不算小：

(6a) If A were ten times as large as B, then A would not be small even though B would.

（假如 A 比 B 大十倍，A 就不會小了，儘管 B 仍然會。）

(6b) If B were ten times as small as A, then A would still be small and B would be even smaller.

（假如 B 比 A 小十倍，A 仍然會很小，而 B 則會更小。）

於 i 的世界當中為真，因而同樣不可能有任何的 IC 對句能夠在任
 何的世界中同時為真。最後，在路易士的語意論中，一個虛擬條件句
 “ $\phi > \psi$ ” 在世界 i 中為真，若且惟若，至少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
 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但是，如果 “ χ ” 與 “ ψ ” 相對
 於 “ ϕ ” 不一致，那麼，如果至少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則至少有一個 $\phi \& \sim \psi$ 世界比所有 $\phi \& \ch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故而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 $\phi \& \chi$ 世界會比所
 有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因此，再一次證明不可能有任何
 的 IC 對句能夠在任意的世界當中同時為真。

就我們所知，史多內克和傑克森未曾對 IC 對句表示意見，因
 而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如何看待和解釋 IC 對句所引起的問題；另一
 方面，雖然路易士 (1973a) 直接討論了 IC 對句的現象，並提出一
 般性的說明，但他的說明不僅僅訴諸了他對虛擬條件句所提出的語
 意論，還訴諸了其它的要素。我們現在就來仔細看看路易士對 IC
 對句的說明。

根據路易士的論證 (1973a: 42-43)，首先，一個像 (4a) 和 (4b)
 這樣的 IC 對句，應該被理解為有關於紐約和喬治亞的 *de re* (而非 *de*
dicto) 語句：³²

(4a) $(\exists x)(\exists y)(x = \text{New York City} \ \& \ y = \text{Georgia} \ \& \ \text{if } x \text{ were in } y,$
 $x \text{ would be in the South})$

³² 以下的半形式化並非唯一可行的方式，另一種方式是將它們表示為：

(4a) $\lambda x \lambda y$ (if x were in y , x would be in the South) (New York City) (Georgia)

(4b) $\lambda x \lambda y$ (if x included y , x would not be entirely in the South) (Georgia) (New
 York City)

由於這種表示方式訴諸於許多人並不熟悉的 λ 運作符，所以我們將不會在這裡使
 用。

(4b) $(\exists x) (\exists y) (x = \text{New York City} \ \& \ y = \text{Georgia} \ \& \ \text{if } y \text{ included } x, y \text{ would not be entirely in the South})$

其次，一個具有“ $\phi(x,y) \supset \psi(x,y)$ ”這種形式的開放語句被一對事物a和b在世界*i*中所（非空地）滿足，若且惟若，至少有一個世界*j*是這樣的，其中a和b的所有副本都滿足了“ $\phi(x,y)$ ”和“ $\psi(x,y)$ ”，而且*j*比其它任何一個某個a和b的副本在其中滿足“ $\phi(x,y)$ ”和“ $\sim\psi(x,y)$ ”的世界來得更相似於*i*。³³ 而一個事物a在某個世界*j*中的副本也就是在*j*中存在、在重要的本有性質和外關係上夠相似於a、而且不會比任何存在於*j*中的事物來得較不相似於a的事物。但是，正如路易士所知道的，僅僅訴諸於*de re*和副本這兩個觀念，並不足以讓任何一個IC對句在任何一個世界中同時為真，因為，如果至少有一個世界*j*是這樣的，其中a和b的所有副本都滿足了“ $\phi(x,y)$ ”和“ $\psi(x,y)$ ”，而且*j*比其它任何一個某個a和b的副本在其中滿足“ $\phi(x,y)$ ”和“ $\sim\psi(x,y)$ ”的世界來得更相似於*i*，那麼，就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世界*k*是這樣的，其中a和b的所有副本都滿足了“ $\phi(x,y)$ ”和“ $\chi(x,y)$ ”（此處“ $\chi(x,y)$ ”是一個與“ $\psi(x,y)$ ”相對於“ $\phi(x,y)$ ”不一致的式子），而且*k*比其它任何一個某個a和b的副本在其中滿足“ $\phi(x,y)$ ”和“ $\psi(x,y)$ ”的世界來得更相似於*i*；因而再一次證明，不可能有任何的IC對句能夠在任何的世界當中同時為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路易士訴諸了多重的副本關係。路易士說：「提供一個以上的副本關係是不錯的想法。不同的副本關係之間的差別，可能在於它們所要求的相似性的嚴格度，也可能在於它

³³ 實際上路易士 (1973a: 42) 所給的定義與此處的定義略有不同。路易士所給的定義限制在只有一個變數的情況，並且訴諸了範圍 (sphere) 這個觀念。我們在這裡所採取的定義是路易士 (1973b) 的一個變形，而我們相信兩個定義表達了相同的滿足條件。

們所強調的比較面向 (1973a: 43-44)。」據此，路易士解釋 (4a) 和 (4b) 的差別在於：「在 (4a) 中，我們所關心的是一些最相似於我們世界的世界：其中我們的紐約的某個不太近似的副本，是在某個我們的喬治亞州的某個近似的副本之內，因而該紐約是在南部；而在 (4b) 中，我們所關心的是一些最近似於我們世界的世界：其中我們的喬治亞州的某個不太近似的副本，包括了某個我們的紐約的近似的副本，因而並不完全位在南部。」姑且不論這個解釋是否合理，它讓我們首先注意到，正如路易士的上述解釋所顯示的：純粹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並不足以說明 IC 對句所引起的問題。

基於三個理由，我們認為路易士的解決方案並不會成功。首先，根據路易士對可能世界的實在論立場，他其實不只得說 IC 對句是 *de re* 語句，他還必需說，所有涉及個體的虛擬條件句其實都是 *de re* 語句。但並非所有涉及多個個體的虛擬條件句都會涉及到多重的副本關係。比方來說，在解釋 (1a) 的真假時，路易士便不需要訴諸於多重的副本關係。這不但顯示出路易士對 IC 對句的解決方案很可能是一個專職的解決方案，它同時留下許多未解答的問題：我們有沒有獨立於該解決方案之外的、對於一個虛擬條件句到底涉及幾種副本關係的標準？為什麼不同的副本關係會牽涉在 IC 對句中，但卻不涉及在其它的虛擬條件句中？在我們的解釋下，每一個對於虛擬條件句的評估其實都隱藏了一個「觀點」(perspective)，而我們之所以會對 (4a) 和 (4b) 有不同的關心，那是由於我們實際上的觀點所造成的。在考慮 (4a) 的真假時，我們的觀點要求我們去保存喬治亞州是在美國南部的事實，但不去保存紐約市是在美國北部的事實；而在考慮 (4b) 的真假時，我們的觀點則要求我們去保存紐約市是在美國北部的這個事實，但不去保存喬治亞州是在美國南部這個事實。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擁有這樣的

觀點？我們認為，至少一部分是內建於語言形式，特別是文字的順序的約定所造成的。不同的語言形式或不同文字的順序在約定上似乎要求我們去採取不同的觀點。這些解釋似乎是路易士對 (4a) 和 (4b) 的說明所無法提供的。其次，訴諸於副本的概念並不能保存某些似乎是必然為真的虛擬條件句的邏輯特性。舉例來說，直覺上，任何具有下面這個形式的虛擬條件句似乎都是必然為真的：

(7) If a were b and a were c, then b would be c.

(假如 a 是 b 而 b 是 c，b 就會是 c。)

但由於一個事物可能在一個世界中有多個不同的副本，因而在路易士的理論中，具有 (7) 這種形式的虛擬條件句並非總是為真。最後，對於某些 IC 對句，我們似乎不一定要訴諸於不同的副本關係以便於去解釋為何兩者同時為真。作為一個例子，讓我們看看以下的 (6a) 和 (6b)：

(6a) If A were ten times as large as B, then A would not be small even though B would.

(假如 A 比 B 大十倍，A 就不會小了，儘管 B 仍然會。)

(6b) If B were ten times as small as A, then A would still be small and B would be even smaller.

(假如 B 比 A 小十倍，A 仍然會很小，而 B 則會更小。)

當判斷 (6a) 為真時，我們所考慮的是 A 比 B 在尺寸上大十倍，但 B 的尺寸卻不變動的情形。而當判斷 (6b) 為真時，我們所考慮的是 B 比 A 在尺寸上小十倍，但 A 的尺寸卻不變動的情形。假設實際上 A 和 B 除了尺寸以外，沒有任何性質上相似的地方，那麼，我們顯然可以使用同一個副本關係，亦即——「y 除了尺寸以外，在其它

重要的本有性質與外在關係上夠相似於 x ，而且不會比存在於 y 的世界中的任何其它事物來得較不相似於 x 」——這個關係，去挑出 A 和 B 的副本來，而這樣的挑選就足以使得 (6a) 和 (6b) 同時為真。訴諸於多重副本的作法是不必要的。

肆、解決 IC 對句難題的方案

在提出 OK 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之前，我們在本節中將先介紹對於 IC 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並加以擴充，而本節中的英文例句皆來自於王文方、王一奇 的中文例句 (2007)。首先，讓我們先看看弩特 (Nute, 1981: 351-355) 曾經注意到的一個有關於虛擬條件句的現象：當我們在從事「假設性的考量」(hypothetical deliberations) 以決定一個虛擬條件句的真假時，有時候，我們只想保存一部分——而非全部——「在該條件的前件中所提到的事物、實體、種類、以及這些東西的組合的傾向性性質 (dispositional properties)」(352)，而這些我們所想要保存的傾向性性質，往往會隨著脈絡而不同。爲了要看出弩特這個說法的可信之處，讓我們考慮一下弩特提出的下面這兩個虛擬條件句：

(8a) If this penny were asbestos, then it would not conduct electricity.

(假如這個銅板是石棉做的，它就不會導電。)

(8b) If this penny were asbestos, then some asbestos would conduct electricity. (Because this penny does.)

(假如這個銅板是石棉做的，那麼有些石棉就會導電。[因爲這個銅板會。])

如同弩特所指出的，如果我們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只保存了石

棉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而不去保存這個銅板所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那麼 (8a)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而如果我們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只保存了這個銅板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而不去保存石棉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那麼 (8b)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

我們認為，弩特的這個發現有一個重要蘊涵。在說明這個蘊涵之前，讓我們先檢討一下他的看法。弩特認為，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那些被保存的性質乃是傾向性的性質，而且是前件中所提到的事物性質。但是像蓋貝 (Gabbay, 1972) 一樣，我們認為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那些被保存的性質並不必然總是傾向性的性質，而且不必然總是在前件中所提到的事物的性質。因而我們認為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哪些性質應該被保存這件事，乃是一個虛擬條件句前後件共同的函數，而非如弩特所想的，只是前件的函數而已。

爲了說明爲什麼我們會這樣認為，讓我們首先假設，我打開我的冰箱，發覺其中空無一物。然後，試考慮下面這兩個虛擬條件句：

(9a) If there were a can of beer in my refrigerator, I would be able to see it.

(假如有罐啤酒在我的冰箱內，我就會能夠看到它。)

(9b) If there were a can of beer in my refrigerator, my eyes would not be functioning well. (Because I don't see any.)

(假如有罐啤酒在我的冰箱內，我的眼睛就會有問題。[因爲我看不到任何啤酒。])

弩特應該會同意，如果我們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只保存了啤酒罐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卻不保存我的眼睛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那麼 (9b)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而如果我們在假

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同時保存了這兩者所永久持有的傾向性性質，那麼 (9a)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這兩個語句顯示說，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那些被保存的性質並不必然只是在前件中被提到的事物的性質而已。它們同時還顯示了，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哪些性質應該被保存，乃是一個虛擬條件句前後件共同的函數。爲了要說明爲什麼這些被保存的性質並不需要是「傾向性」的性質，讓我們考慮兩個在正常標準下會被認爲是非常小的東西 A 和 B (但如果它們比實際的尺寸大十倍，它們就不會被歸類爲小東西)，以及下面這兩個虛擬條件句：

(10a) If A were ten times as large as B, then A would not be small.

(假如 A 比 B 大十倍，那麼，A 就不會小了。)

(10b) If A were ten times as large as B, then A would still be small (and B would be even smaller).

(假如 A 比 B 大十倍，那麼 A 仍然會很小 [而 B 會更小]。)

由於 A 和 B 實際上都非常小，因此，如果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當中，我們保存了 B 的大小——假設上，這是 B 的一個非傾向性特性——但不保存 A 的大小 (將 A 放大十倍)，那麼 (10a)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而如果我們保存了 A 的大小——假設上，這是 A 的一個非傾向性特性——但不保存 B 的大小 (將 B 縮小十倍)，那麼 (10b) 在這樣的考量下將會被評估為真。有鑑於 (9)–(10) 這樣的例子，我們的結論是：在假設性考量的過程中，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去「限縮」我們考量的範圍，只去考慮那些保存了一部分——而非全部——在該條件句中所提到事物的性質的世界。而這個選擇乃是該虛擬條件句前後件 (可能還有其他事物) 的一個共同函數。

讓我們將一個「觀點」定義爲一個「在從事假設性的考量時，

一個語言社群所共同分享的、想要去保存一部分——而非全部——在條件句中所提到的事物、實體、種類，以及這些東西的組合的性質的傾向」。在這個定義下，「實際的觀點」是一個語言社群的人在考慮條件句時所具有的共同傾向，而一個「可能的觀點」則是一個不同於該社群的實際觀點的傾向。³⁴ 我們相信，前述例子顯示了：在評估一個條件句的真假時，我們總是帶著一個觀點，也就是我們實際上所擁有的觀點。現在，讓我們檢視上述這個發現的一些重要蘊涵。首先，實際上當我們說出 (8)–(10) 這樣的虛擬條件句時，大多會傾向於接受 (8a)、(9a) 和 (10a) 為真，而且傾向於認為其它的虛擬條件句為假，這似乎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實際所採取的觀點所造成的。但重點是，我們可以採取不同於 (9a)、(9a)–(10a) 在實際上所採取的觀點，因而對 (8a)–(10b) 的真假值做出不同的判斷。這顯示了觀點的選擇是**偶然的** (contingent)，它可能會隨著不同的世界改變。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實際上所採取的觀點使得我們認為 (8a)、(9a) 和 (10a) 為真，但在某些可能的世界中，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觀點，並因而認為 (8a)、(9a) 和 (10a) 為假。簡單地說，虛擬條件句的真假值部分依賴於觀點的選擇，而這個選擇是偶然的。其次，觀點的選擇與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似乎不是同一回事，因而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會是一個錯誤。兩者不應混為一談的理由很簡單，首先，比如一個說了 (8a) 的說話者和一個說了

³⁴ 這個傾向是如何形成的？是天生的還是約定的？我們認為這兩部分都有。超人以及紐約市的例子所顯示的是：文字順序對於哪些事物的哪些性質應該在假設性的思考中被保留這件事，是有影響力的；而這似乎進一步支持說，傾向的形成至少有一部分是語言上的約定所造成的。但冰箱的例子所顯示的似乎是：在假設性的思考中，我們會自然傾向於保留住我們的感官特性，而非啤酒罐的物理特性。是不是所有具有條件式思考的人類實際上都有相同的觀點？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經驗研究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哲學問題；它或許適合語言學家去發掘。

(8b) 的說話者，可能會完全同意哪一些世界比哪一些世界來得更相似於某個特定的世界*i*，但由於他們在觀點上的不同，最終還是可能對 (8a) 和 (8b) 的真假值做出不同的評估。這個不一致的評估之所以可能，似乎是因為觀點的選擇引導他們（或其中之一）去忽略**某一些**至少比起其它任何世界來說都一樣相似於*i*，但他們所選擇的觀點在其中卻不成立的世界。舉例來說，認為 (8b) 為真而 (8a) 為假的說話者，必須忽略那些至少比起其它任何世界來說都一樣相似於現實世界、而且在其中「石棉不會導電」是一個物理定律的世界。其次，我們可能對虛擬條件句採取這樣一個不同的觀點：對大多數的虛擬條件句來說，該觀點容納了我們實際上對它們所採取的觀點，但對於某一類特殊的虛擬條件句來說，該觀點則容納了一個不同於實際上所採取的觀點。比方來說，我們可以對有關視覺經驗的虛擬條件句採取一種讓 (9b) 為真的觀點，但保留實際上對其他虛擬條件句所採取的觀點。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可以在同一個脈絡下斷說 (9b) 和 (9c) 兩者皆為真：

(9c) If there were a can of beer in my refrigerator, my refrigerator would not be full.

(假如有罐啤酒在我的冰箱，我的冰箱也不會因此就滿了。)

而即使 (9c) 在這個脈絡下純粹是因為可能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關係而為真，(9b) 也不會是純粹因為可能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關係而為真。最後，同一個世界當中可能包含了數個不同的觀點，因而在一個脈絡下，且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固定，仍然可能選擇不同的觀點。

雖然虛擬條件句的真假依賴我們實際上所採取的觀點，但這並不蘊涵著，前者並不依賴於可能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不管

一個人在假設性的考量中採取什麼樣的觀點，他都不**應該**設想那些他所採取的觀點成立，但和現實世界非常不同的世界。簡單地說，上述的討論顯示了一個虛擬條件句的真假不但依賴於可能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還依賴我們在作評估考量時所選擇保存的性質。前者告訴我們，評估一個虛擬條件句在某個世界 i 中的真假時，是否需要考慮某個可能不同於 i 的世界，得視該世界是否比其他世界更相似於 i 而定；而後者告訴我們，這還得視該條件句所**強調**或**著重**之事物的性質是否在該世界中被保存而定。由於將它們混為一談是不恰當的，我們將分別稱這兩種依賴性為「相似性依賴」(similarity-dependency) 與「觀點性依賴」(perspective-dependency)。

區分兩種依賴性的一個直接好處是：我們可以說明為什麼 IC 對句可同時為真。試考慮先前提出的 (4) 和 (5) 這兩對 IC 對句。

(4a) If New York City were in Georgia, New York City (as well as the rest of Georgia) would be in the South.

(假如紐約市在喬治亞州內，紐約市 [以及喬治亞州的其它部分] 就會在南方。)

(4b) If Georgia included New York City, Georgia would not be entirely in the South.

(假如喬治亞州包括了紐約市，它就不會完全在南方。)

(5a) If Superman were I,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fly.

(假如超人是我，他就不會飛。)

(5b) If I were Superman, I would be able to fly.

(假如我是超人，我就會飛。)

根據兩種依賴性的區分，我們將可以說明 IC 對句如何可能同時為真。(4a) 和 (4b) 之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同時為真，是因為我們實際

上所採取的觀點要求我們：在對 (4a) 從事假設性的考量時，我們應該去保存喬治亞州是在美國南部的這個事實，但不要去保存紐約市是在美國北部的這個事實。而在對 (4b) 從事假設性的考量時，我們則應該去保存紐約市是在美國北部這個事實，但不要去保存喬治亞州是在美國南部這個事實。類似地 (5a) 和 (5b) 之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同時為真，是因為我實際上所採取的觀點要求我們：在對 (5a) 從事假設性的考量時，我們應該去保存我不會飛的這個事實，但不要去保存超人會飛的這個事實。而在對 (5b) 從事假設性的考量時，我們則應該去保存超人會飛的這個事實，但不要去保存我不會飛的這個事實。(4a)–(5b) 的例子同時顯示，一個有關於虛擬條件句的觀點乃是條件句的前件「語句」與後件「語句」的共同函數，而非前件「命題」與後件「命題」的函數。舉例來說，儘管 (5a) 和 (5b) 的前件語句在邏輯上是等值的，並因而表達了相同的「命題」，但如果我們將它們的前件互相調換，這樣的結果將不會繼續產生兩個為真的虛擬條件句。這蘊涵：一個適當的、有關於虛擬條件句的形式語意論，應該是一個對語言形式敏感的超內含 (hyper-intensional) 語意論。而這更進一步蘊涵，在這樣的一個語意論中，下述的 (RCEA) 應該被視為一個無效的推論規則：

$$\text{RCEA: } |-\phi \equiv \psi \rightarrow |-(\phi > \chi) \equiv (\psi > \chi)$$

不過，雖然 (4a)-(5b) 的例子顯示 (RCEA) 應該是一個無效的推論規則，但在日常的虛擬條件句中，我們卻發覺不到任何有關於另一個推論規則的反例：

$$\text{RCEC: } |-\phi \equiv \psi \rightarrow |-(\chi > \phi) \equiv (\chi > \psi)$$

這似乎顯示，虛擬條件句展示了某種前後件之間的不對稱性。

伍、OK 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一個關於條件句的新理論

基於IC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將提出OK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並進一步提出一個關於條件句的新理論。在對OK對句難題的解決方案中，我們首先注意到OK對句及IC對句的一個共同特性：OK對句與IC對句一樣，牽涉到所保存的事實的轉移。我們曾經說過，一個觀點是想要去保存一部分（而非全部）在條件句中所提到的事物、實體、種類，以及這些東西組合的性質的一個企圖或傾向，而在評估 (1a) 和 (1b) 的真假時，我們實際上的「觀點」似乎要求我們在假設性的思考當中對它們保存不同的事實。直覺上，在評估 (1a) 為真時，該觀點要求我們「回到」甘乃迪被刺殺之前，³⁵ 考慮許多我們所知道有關於甘乃迪生前的事實（如他深受當時的美國人所愛戴等等），並忽略甘乃迪已經被刺殺身亡的這個事實，

³⁵ 我們認為，可能正是由於像 (1a) 和 (1b) 這樣的例子，使得愛津頓 (1995) 認為虛擬條件句與指示條件句之間的差別只是時態上的差別：虛擬條件句要求我們「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去評估前後件之間的機率關聯。但有些 OK 對句並不涉及到時間的差異，而對於這些 OK 對句似乎無法訴諸於相同的方式去解釋。舉例來說，下述的 (11a) 和 (11b) 就是這樣的一組對句：

(11a) If A-bian were bald, then everyone in Taiwan would know it.

(假如阿扁是禿頭，那麼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會知道這件事。)

(11b) If A-bain is bald, everyone in Taiwan knows it.

(如果阿扁是禿頭，那麼台灣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直覺上 (11a) 為真而 (11b) 則否。但兩者涉及的都是現在的時間，而愛津頓似乎無法以「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點這樣的方式去說明為何兩者的真假值會不同。在我們的解釋下，問題並不複雜。在評估 (11a) 和 (11b) 的真假時，我們實際上的「觀點」似乎要求我們在假設性的思考當中對它們保存不同的事實。直覺上，在評估 (11a) 為真時，該觀點要求我們考慮阿扁是一個公眾人物，而公眾人物在台灣一向缺乏個人隱私等等事實；而在評估 (11b) 為假時，該觀點則要求我們至少保存沒有一個人實際上相信（並因而知道）阿扁是一個禿頭這樣的事實。

以及其後的許多相關事實；而在評估 (1b) 為假時，該觀點則要求我們保存甘乃迪已經被刺殺身亡這個共同所知的事實（以及其後的許多事實），但至少忽略甘乃迪是被奧斯瓦刺殺以及相關的一些事實。我們認為，我們實際上的觀點，以及對所保存之事實的轉移，反映在 (1a) 和 (1b) 所使用的動詞語態不同之上，而這個觀點是 (1a) 和 (1b) 語意中的一個共同成分。在這個對OK對句的解決方案中，我們有一個在語意上不區分兩種條件句的理論，而且這個理論能夠讓OK對句具有不同的真假值。同時，這樣的一個理論也能夠讓IC對句中的兩個虛擬條件句在同一個世界中為真。

基本上，我們大致同意路易士的虛擬條件句語意論的想法：在決定一個虛擬條件句的真假時，得比較各個可能情形（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並盡可能選擇那些最近似於現實世界的可能情形。但如果我們在第三節和前一段落中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們對於這些世界所做出的選擇，不僅會依賴於它們與現實世界的相似程度，還會依賴於我們所持有的觀點的影響；同時，對於觀點和相似性的雙重依賴不僅出現在虛擬條件句中，也出現在指示條件句中。現在，一個觀點可以看成是我們所保存的事實所形成一個命題，而在可能世界的語意論中，一個命題又可以看作是一個可能世界的集合。於是我們可以說，在決定一個（虛擬或指示）條件句的真假時，我們不但得比較各個可能世界之間的整體比較相似性，盡可能選擇那些最近似於現實世界的可能情形，而且還得選擇那些某個觀點在其中成立的可能情形。將這些想法結合在一起，我們認為一個較為恰當的條件句語意論是這樣的：一個虛擬（或指示）條件句在世界 i 中以及觀點 s 下為真，若且惟若，至少有一個該觀點成立的 $\phi \& \psi$ 世界比所有該觀點成立的 $\phi \& \sim \psi$ 世界都來得更相似於 i 。

更詳細地說，一個有關條件句的模型因而是一個四位有序序列

$\langle \mathbb{W}, \$, s, [] \rangle$ 。其中， \mathbb{W} 是一個可能世界集。 $\$$ 是一個滿足下述四個條件、從 \mathbb{W} 到 $\mathcal{P}(\mathcal{P}(\mathbb{W}))$ 的函數：對於任何的 $w \in \mathbb{W}$ 來說，(1) $\{w\} \in \$ (w)$ ；(2) 對於任何的 $A \in \$ (w)$ 、 $B \in \$ (w)$ 來說，或者 $A \subseteq B$ 或者 $B \subseteq A$ ；(3) $\$ (w)$ 封閉在聯集關係之下；以及 (4) $\$ (w)$ 封閉在非空的交集關係下。直覺上來說，對於每一個世界 $w \in \mathbb{W}$ ， $\$$ 都根據其它世界與 w 之間的整體相似程度，而將部分或所有的世界組織成層層包含的集合（每一個 $\$ (w)$ 中的集合又稱為 w 的一個範圍 [sphere]），如圖 1 所示。 $[]$ 是一個滿足了下列三個條件、從（所有語句的集合） S 到 $\mathcal{P}(\mathbb{W})$ 的函數：(1) 對於任何一個語句參數 p ， $[p] \subseteq \mathbb{W}$ ；(2) 對於任何一個語句 ϕ 來說， $[\sim\phi]$ 等於 $[\phi]$ 相對於 \mathbb{W} 的補集合；以及 (3) 對於任何兩個語句 ϕ 和 ψ 來說， $[\phi \supset \psi]$ 等於 $[\sim\phi]$ 與 $[\psi]$ 的聯集。最後， $\langle \mathbb{W}, \$, s, [] \rangle$ 中的 s 是我們稱之為「觀點函數」、一個從 $S \times S \times \{\rightarrow, >\} \times \mathbb{W}$ 到 $\mathcal{P}(\mathbb{W})$ 的函數，而該函數必須滿足下述的條件：對於任何的 $w \in \mathbb{W}$ 、任何的語句 ϕ 和 ψ 以及任何的 $m \in \{\rightarrow, >\}$ 來說，

- (i) 如果有一個 $A \in \$ (w)$ 使得 $A \cap [\phi] \neq \emptyset$ ，那麼：(a) $s(\phi, \psi, m, w) \subseteq [\phi]$ ；(b) 對於每一個與 $[\phi]$ 的交集為非空的集合 $B \in \$ (w)$ 來說， $s(\phi, \psi, m, w) \cap B \neq \emptyset$ ；以及 (c) 如果 $[\chi_1 \& \dots \& \chi_n] \subseteq [\psi]$ 的話 ($n \geq 1$)，那麼， $s(\phi, \psi, m, w) \subseteq (s(\phi, \chi_1, m, w) \cup \dots \cup s(\phi, \chi_n, m, w))$ 。
- (ii) 如果沒有一個 $A \in \$ (w)$ 使得 $A \cap [\phi] \neq \emptyset$ ，那麼： $s(\phi, \psi, m, w) = \emptyset$ 。

直覺上，觀點函數的目的在為每個世界和每個條件句選出該觀點成立，而且條件句的前件為真的世界。當一個條件句的前件在 w 中有可能為真時（亦即，當有一個 $A \in \$ (w)$ 使得 $A \cap [\phi] \neq \emptyset$ 時），(ia) 限制這樣的世界必須是前件為真的世界，(ib) 則強迫我們考慮每一個

w 的範圍中、條件句的前件為真且該觀點也成立的世界。([ic] 的目的只在使前述的 [RCEC] 保持為有效的推論形式而已，如果我們有好的證據相信 [RCEC] 為假，也可以剔除掉 (ic) 的限制)。而如果一個條件句的前件在 w 中不可能為真時 (亦即，當沒有一個 $A \in S[w]$ 使得 $A \cap [\phi] \neq \emptyset$ 時)，我們的選擇函數選擇空集合給 w 與該條件句。在這個語意論下，一個 (虛擬或指示) 條件句 “ $\phi m \psi$ ” (此處的 m 指的是條件句的語氣，而語氣至少有虛擬的和指示的兩種) 在世界 w 中 s 下為真，若且惟若， $s(\phi, \psi, m, w)$ 是 $[\psi]$ 的一個子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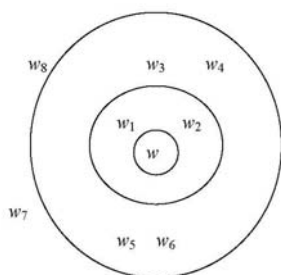


圖 1

現在可以來看，這個語意論如何允許(1a) 和 (1b) 在同一個模型的同一個世界中，以及同一個觀點下有著不同的真假值，並維持了我們對於 (1a) 和 (1b) 的直覺；它又如何同時允許一組如 (4a) 和 (4b) 這樣的 IC 語句在同一個模型的某個世界的某個觀點下同時為真，並因而維持了我們對 IC 對句的直覺。圖 2 是使得 (1a) 和 (1b) 在世界 i 和觀點 s 下有不同真假值的模型；圖 3 則是使得 (4a) 和 (4b) 同時在世界 i 和觀點 s 下為真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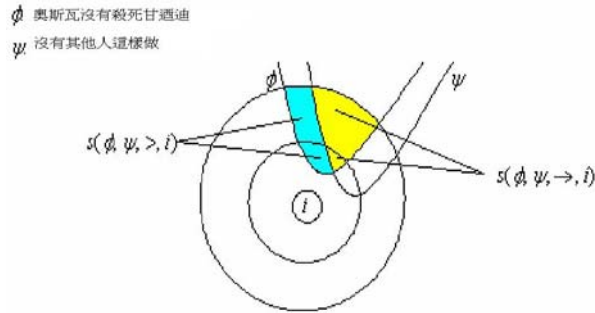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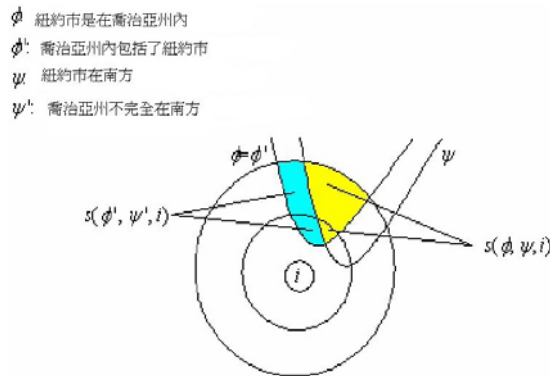


圖 3

在圖 2 中，世界 i 有兩個範圍使得 (1a) 和 (1b) 的前件為真；而深灰色和淺灰色的區塊，代表的是奧斯瓦沒有殺死甘乃迪的世界。在這些世界當中，有些世界是沒有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深灰色的部分），有些世界則是有其他人殺死甘乃迪的世界（淺灰色的部分）。選擇函數 s 為 (1a) 這個虛擬條件句選擇了前者（深灰色的部

分)，而為 (1b) 這個指示條件句選擇了後者（淺灰色的部分）。由於前者當中的世界都是該虛擬條件句的後件也為真的世界，因而 (1a) 這個虛擬條件句在 i 中 s 之下為真；而由於後者當中的世界都是該指示條件句的後件為假的世界，因而 (1b) 這個指示條件句在 i 中 s 之下為假。類似地，在圖 3 中，世界 i 有兩個範圍使得 (4a) 和 (4b) 的前件為真；而深灰色和淺灰色的區塊代表的是紐約市在喬治亞州內的世界。在這些世界當中，有些世界是紐約市在南方的世界（淺灰色的部分（我們省略了第三個參數“>”）），而有些世界則是紐約市在北方的世界（深灰色的部分（我們同樣省略了第三個參數“>”））。選擇函數 s 為 (4a) 這個虛擬條件句選擇了前者（淺灰色的部分），而為 (4b) 這個語法上不同的虛擬條件句選擇了後者（深灰色的部分）。由於前者的世界也都是 (4a) 這個虛擬條件句的後件也為真的世界，且後者的世界也都是 (4b) 這個虛擬條件句的後件為真的世界，因而，(4a) 和 (4b) 這兩個虛擬條件句在 i 中 s 之下同時為真。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證明：上述的語意論決定了一個較路易士的 VC 為弱的邏輯系統，儘管後者具有“ $\phi m \psi$ ”這種形式的有效語句在前者仍然會繼續有效（請參考王文方、王一奇，2007）。如果一個公理化的系統是可欲的，我們推薦以下的公理化系統（將其中出現的“>”改為“ \rightarrow ”，會得到一個有關於指示條件句的公理化系統）：

公理語架：

1. 所有真值函數的套套邏輯
2. $\phi > \phi$
3. $(\sim \phi > \phi) \supset (\psi > \phi)$
4. $(\phi > \psi) \supset (\phi \supset \psi)$

5. $(\phi \& \psi) \supset (\phi > \psi)$

推論規則：

1. 離斷律 (Modus Ponens)
2. 條件句內的演繹 (Deduction within Conditional)：對於任何的 $n \geq 1$ ，

$$\frac{\begin{array}{l} | - (\chi_1 \& \dots \& \chi_n) \supset \psi \\ \hline \end{array}}{| - ((\phi > \chi_1) \& \dots \& (\phi > \chi_n)) \supset (\phi > \psi)}$$

讀者應該很容易檢證，在上述的語意論下，這裡所有的公理語架都是有效的語架，所有的推論規則也都是有效的規則。雖然上述的公理化系統是一個健全的系統，但對它的完備性證明則相當複雜且專技 (technical)，我們把這個工作留待另一篇論文來完成。重要的是，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對條件句的統一理論，它同時說明了 OK 現象以及 IC 現象如何可能。

參考文獻

- 王文方、王一奇 (2007)。〈對路易士虛擬條件句語意論的一個修正〉，《哲學研究》(增刊)，頁 76-79。(Wang, W.-F., & Wang, L. [2007]. Revising Lewis's semantics of counterfactual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suppl.], 76-79.)
- 王文方 (2007)。〈虛擬條件句理論述評〉，《台大哲學評論》，33: 133-182。(Wang, W.-F. [2007]. On theories of counterfactuals. *NTU Philosophical Review*, 33: 133-182.)
- Bennett, J. (2003). *A philosophical guide to conditiona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dman, V. H. (1991). Interpretations of 'if'-sentences. In F. Jackson (Ed.), *Conditionals* (pp. 202-232).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gington, D. (1995). On conditionals. *Mind*, 104, 414: 235-329.
- Gabbay, Dov M. (1972).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conditional in terms of a ternary operation. *Theoria*, 38: 97-104.
- Gauker, C. (2005). *Conditional in context*. Cambridge, UK: The MIT Press.
- Gibbard, A. (1981). Two recent theories of conditionals. In W. L. Harper, R., Stalnaker, & G. Pearce (Eds.), *Ifs—conditionals, belief, decision, chance, and time* (pp. 211-248).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D. Reidel.
- Goodman, N. (1947). The problem of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4: 113-128.
- Jackson, F. (1977). A causal theory of counterfactual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5: 3-21.
- Jackson, F. (1989). *Conditiona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F. (Ed.) (1991a). *Conditional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F. (1991b). On assertion and indicative conditionals. In F. Jackson (Ed.), *Conditionals* (pp. 111-13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n, S. (2004). Conditioning against the grain—abduction and

- indicative conditional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33: 583-606.
- Lewis, D. (1973a). *Counterfactuals*. Oxford, UK: Blackwell.
- Lewis, D. (1973b). Counterfactuals and comparative possibilit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I, pp. 3-3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D. (1991). Probabilities of conditionals and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In F. Jackson (Ed.), *Conditionals* (pp. 76-10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ute, D. (1980). *Topic in conditional logic*.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D. Reidel.
- Nute, D. (1981). Causes, laws, and law statements. *Synthese*, 48: 347-369.
- Sanford, D. H. (1989). *If P, then Q—conditional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reasoning*.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talnaker, R. (1991a). Indicative conditionals. In F. Jackson (Ed.), *Conditionals* (pp. 136-15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lnaker, R. (1991b). A theory of conditionals. In F. Jackson (Ed.), *Conditionals* (pp. 28-45).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 Need a Unified New Theory for Conditionals

Wen-fang W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wenfwang@hotmail.com

Linton W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lintonwang@ccu.edu.tw

Abstract

We shall raise two new difficulties concerning conditionals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argue that many influential theories, including those of Lewis, Jackson and Stalnaker, do not provide satisfactory solutions to these difficulties. Moreover, in our arguments, we also indicate that a theory which can handle the difficulties should also provide a unified account of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and indicative conditionals. We give a rough sketch of such a theory in the final section.

Key Words: indicative conditional, subjunctive conditional, perspective, possible-world semantics